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耳聾》與《鬢髮》

偶見「第二十九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公佈結果，去年比詞，今年比律詩。李裕韜老師今回得到亞軍，得獎作題為〈耳聾〉，其詩曰：

大地聲沉杳鼠鴉，漸愁耳聾感年華。
憶違雞唱晨曦誤，幸遠蚊雷夜夢除。射影影譏渾不擾，惱人叨絮莫相加。無爭虛靜希夷境，休管蝴蝶世論譁。

李老師方當盛年，比此間「潘老頭」年輕了一大截，尊耳還未至於「聾」吧？李老師實實在在是督促「潘老頭」老來學詩的「二師父」，貨真價實也。

近年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經常遇到網友熱衷於吟詩作對，但是當中有不少人居然堅決不肯弄通漢語的平仄。平仄是漢語詩的基礎，怎麼可以不通？曾經指出小朋友學寫對聯，最起碼上下聯腳句平仄萬萬不可以錯，否則立刻穿崩！有小朋友誤會以為我說只需腳句平仄合律就可以，非也，非也。我只是說連腳句也錯，連想欺瞞外行也可以。

「潘老頭」詩興不高，只因大師父、二師父多番催迫，盛情難卻，只好從命。律詩太麻煩，因為要安排領聯（三四句）和頸聯（五六句）的對仗，還是喜歡寫七絕，簡單而少拘束。李老師頷聯以憾違對幸遠，雞鳴對蚊雷，晨曦對夜夢，誤對除。今天中國讀書人要造格律詩，韻腳要按金代整理成篇「平水韻」，鴉、華、除、加、譁五字要押韻，不過因為漢語讀音隨時代變遷，今天除字的通用讀音已不能與其他四字押韻，不過寫詩的規矩如此，誰都要遵從。頸聯射影對惱人，譏諷對叨絮，渾不擾對莫相加。讀者如對吟詩作對有興趣，讀



余似心

識知，一下子失去了

年邁的母親生病了，醫生說她走在人生的盡頭，一下子我們和她都變作了另一個人。我們千方百計想珍惜，可是她的身體和腦袋卻「別過去」了！

母親向來個性剛烈，心內有話不吐不快，每個人都受過她的厲言責備，我一直擔心她口孽犯得太深。如今疾病令她腦退化加劇，加上中風使腦細胞大幅死亡，料想不到她連帶失去了罵人能力，雖仍有抱怨和不滿，但不懂得罵了，從一隻威武的兀鷹，化作怕事的小雞。是好了壞？看着她，一臉茫然的，百般滋味在心頭。

以往媽是能幹主婦一名，可以在大節輕鬆地煮兩圍供二十多人享用的美味佳餚，如今她自行吃飯，食物會散滿一地。眼前的她，倒退成為幾歲小孩。以往我愛跟她鬥嘴，現在只會哄着她來，照顧她入睡，助她上廁，替她穿衣，就像我年幼時她照顧我一樣。

她也失去了短期記憶能力，剛吃過

網人網事



理美美

新聞裡的「長者問題」

中國新聞學中關於新聞的最權威定義來自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新聞就是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這話看似平實，仔細琢磨卻挺有意思。在同一時間，看同一地點有關同類題材「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可以慢慢拼湊出觀察對象的全貌；在同一時間，看不同地點有關同類題材的「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則會更有趣味和收穫。

比如小狸最近又溜回京探親了，看報紙發現長者題材的報道真不少。這也難怪，截至2018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超過2.49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約17.9%。若以北京市為例，則更甚——同樣截至2018年底，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已達349.1萬人，佔全市總人口比例約25.4%。這也就是說，如今北京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是60歲及以上的老人了。

數字會說話，但有關「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更會說話。且看各新聞：從宏觀上看，《瞄準工薪群體，中國發力普惠養老》——今年中央預算投資14億元，新增養老床位7萬張，吸引64個城市、119個項目參與；同樣是宏觀上，騰訊110平台發佈《中老年人反欺詐白皮書》——45歲到50歲的70後群體受騙佔比超過65%；45歲以上女性的受騙比例遠高於青年女性，而60後群體人均被騙金額最大……若從微觀上看，一邊有《京籍老人開始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北京啟動「銀髮消費日」》、《西城老人可享十大福利》、《八里莊400位老人戴上物聯網手環》等等，但另一邊也有

一下前輩的作品或可以從中偷師。

此時此地，周遭噪音甚多，聽覺不靈，反而樂得耳根清淨，其為時代之悲哀歟？

潘少孟老師的〈鬢髮〉得到優異獎，「潘少師」輩分甚高，李老師也吩咐我多向潘少師請益。潘少師賦性端嚴，說話不多。文友前自稱「老潘」，我便笑道：「你是『老潘』，我是『潘老』。老潘是呢稱，潘老是敬稱。」然後還強行稱之為「潘少」。不過開這個小玩笑也要適可而止，最後是敬稱「潘少師」。少師是古代官名，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是三孤。清制三公三孤為加銜，三公正一品，三孤從一品。因為教我詩詞的老師也視「潘少師」為老師級，那麼我「潘老」就不宜有僭越跟隨亂叫老師了。

詩詞比賽的名次由評判聯合審議，冠軍未必必勝過亞季，評判雖然盡力保持公允，但是欣賞文學作品的口味脾胃始終因人而異。潘少師的得獎作品是：

推移歲月似急湍，初長鬚鬢萬里埏。
香稻須臾塵裡走，青絲漸變鏡中看。多磨砥礪頭角貴，歷劫風霜上鬢端。落帽未應成韻事，稀疏毛髮感微寒。

李老師年富力壯，卻以《耳聾》為題；潘少師是碩德耆宿，也以《鬢髮》為題，都拿年齒日增來做文章，真的無巧不成話。近時此地世代對立非常嚴重，許多小娃娃嫌棄我們「老人家」阻礙他們的「統治」，其為「時代巨輪不可抗拒」的註腳哉？

頸聯的「砥礪」對「風霜」原本對不上，砥與礪、風與霜句內自對，然後才對得上，「圓」和「上」都作動詞用，此又為一般修辭技巧。



思旋天地

《施政報告》出招解民困

每年十月，又到市民聚焦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的時候。由於這四個多月以來，香港所發生的社會活動愈來愈傾向暴力，此時此刻，我們的首任林鄭月娥如何公佈她任內的第三份《施政報告》，的確受市民所關注。

今次《施政報告》內容上，市民最關心的是，如何「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特首在報告中，焦點在今後如何規劃土地政策及房屋政策。

最受爭議的是政策中有關「放寬由香港按揭保險有限公司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九成按揭保險計劃的樓價上限，由四百萬元提升至八百萬元」，當然，特首用意相當善良，為更多希望上車的人士提供更多置業的機會。不過，市場上有很多疑問的聲音，其中有認為如此一來，當今世界經濟下跌趨勢下，萬一經濟發生風暴，樓市出現泡沫，只交一成按揭的業主，無奈眼巴巴地看着樓價下滑，瞬間變成負資產的慘劇，是有可能發生的。屆時如果沒有父母作靠山的話，上樓置業者面對困境，如何解決，怎麼辦？其實，香港地少人多，需要大量的房屋去解決居住環境，必須首先加快規劃，爭取更多土地用作發展建屋之用。

在《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到土地政策方面。選用《收回土地



百家廊

戴永夏

在許多人看來，眼睛是五官之首。一雙美麗的大眼，有着無窮的魅力。「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都是形容眼睛之美和「殺傷力」之大的。而一個人的外貌美不美，很重要的一點也表現在眼睛上。當年楊貴妃一雙美麗的杏眼，曾經光芒四射，讓六宮粉黛黯然失色：「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就是眼睛拉動美貌的寫照。

眼睛又是心靈的窗戶。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在孟子看來，觀察一個人，再沒有比觀察他的眼睛更合適的了。日光的清與濁，能很好地透露出心中的善與惡。心中光明正大，眼睛就明亮；心中陰暗邪惡，眼睛就昏暗不明，躲躲閃閃。美國人類學之父博厄斯也曾說：「眼睛是靈魂的窗戶，人的才智和意志可由此看出來。」這一切都說明，眼睛對每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

然而世上的事情就是怪。再美的眼睛，也不能打動所有人；眼睛再重要，有時候也會被視為多餘。這方面古今有不少先例。我國宋代有個叫劉庭式的濟南人，就因忠於愛情、愛得專一而忽略了對方眼睛的有無。

劉庭式幼時家貧，與鄰居一位窮老漢的長女定下了婚約。以後他刻苦攻讀，考中進士，成了朝廷命官後，榮歸故里，欲踐婚約。此時窮老漢已經病故，其長女也因貧病交加而雙目失明。有人便勸劉庭式改娶年輕貌美的瞎女之妹為妻，他卻堅決不從。他說：「我本來是與長女定的婚約，豈可因她瞎瞎而將她拋棄，有負於她？」



劉征

如今最流行的玩具應該是Vlog，一種記錄日常生活的影像手法。在這種手法當中，拍攝、剪輯、配樂、特效、轉場都是一鍵式的。因此，發展得十分迅猛。年輕人都樂於用這種手法記錄自己的生活，把那些看似荒唐的，實為古靈精怪的情節刻意放大，再把它們剪輯成一種妙趣橫生的奇觀。即便不懂剪輯，也可以參考那些已經流程化的影像，仿效之。比如，「起床—穿衣—出門—到某地」這樣的流水線情節，配上最流行的拍攝角度和節奏，像其他人都會做的那樣去做。

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這種潮流已經征服了所有年輕人。我手寫我心再也不是什麼僅屬於高尚青年的追求，堂而皇之地成為了社會你我他。順便地，這股潮流還帶紅了一批關注私人影像的學者。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Roger Odin，是法國研究電影的符號學家。他一戰成名的功績是對私人錄影的研究。在他看來，私人錄影正是那個抵禦專業錄影的孤膽英雄，透露着只有私人才能擁有的記憶。而且，這種錄影總是自發完成的，記錄的內容或是一次家庭聚會，或是一次旅行，或是某個兒童的成長，



潘明珠

《施政報告》出招解民困

條例》，收回三類私人土地發展公營房屋及首置房屋，並且繼續研究構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箇中問題是涉及的利益關係、資金來源、人力資源等等，都不是短時間可達成的。

環顧當今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包括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外交上的種種挑戰，確是未能令人大踏步向前行，對於細心謹慎的市民，雖然心有置業大志，惟獨是細心一想，真擔心好事變壞事，負上一身屋債，還要養妻活兒，你說怎麼辦？

細讀《施政報告》，特首確實是花了很大心力，愛民之心盡顯。例如在愛護兒童、青年方面，在為市民提供衛生服務方面、為市民優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等等，都有很多惠民政策，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亦有聽聞，中產階級在抱怨，他們是被遺忘的一群。

這四個月來，社會發生暴力行為，源頭是來自回歸二十二年以來，對於愛國教育、對於國情的了解、對於國家民族文化交流活動等等做得不足。恰恰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仍然沒有在這方面作出支援支持及補救工作，這是相當令人感到遺憾的。相信很多愛國市民都期望，我們的特區政府在特首領導下，尤其是對於青年學生方面，多加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支援。

多餘的眼睛

隨後仍與盲女結為連理。婚後，夫妻倆相敬如賓，互敬互愛，生活美滿幸福，並生育了三個兒子。又過了些年，盲妻因病去世，劉庭式哭得甚為悲哀。別人又給他介紹了許多美女，他都一一拒絕，堅持為瞎妻守貞不再續娶。此時蘇軾任密州（今山東諸城）太守，劉庭式為他的部下任密州通判。這位大學問家對劉的婚戀很不理解，問他：「哀生於愛，愛生於色。既然你的妻子又瞎又醜，那麼你的愛從何而來？哀又從何而生？」劉庭式從容地答道：「我的哀痛是因為喪失了愛妻。如果因色才生愛，因愛才生哀，那麼當年老色衰的時候，夫妻之間還有什麼恩愛可言？」一席話，說得風流倜儻的蘇學士口服心服，大受感動。

也有的人，因癡情產生偏見，也把眼睛視為多餘。

明代大文學家馮夢龍在《古今笑史》中，有一則《眇瞎》的故事，讀來頗令人解頤：「宋代有個瞎了一隻眼的娼妓，窮得生活難以為繼，只得流落到京師開封謀生。一天，一個年輕人一見就喜歡上了她，遂對她大加寵愛，並給她置辦了別墅，小心謙恭地服侍她，唯恐她有一點不滿意。」有同伴因此嘲笑這位年輕人：「放着那麼多美麗女人你不愛，為何單愛上個一隻眼的女人？」年輕人聽後不服地說：「你懂得什麼？自從我愛上這個美人，再看世上的女子，都多長了一隻眼睛。其實美麗的眼睛一隻就夠了，何必多長一隻呢？」這則笑話雖不足信，但卻說明一個道理：「癡情能夠產生偏見，偏見又能使人背離常理。」儘管這樣的偏見也很「美好」，不過難以為常人接受，只能徒留笑柄而已。

還有一些人，由於幹了壞事，心中有鬼，睜目睜瞎下，有時也怪自己的眼睛多餘。因為眼睛能透露出心中的秘密，一些

懷念何紫和何達

重陽時節，潘金英和我，都特別懷念兩位愛孩子的大作家：何紫和何達，會不期而約去秋祭他們……

何紫的童年在戰火時代，戰爭結束後，八歲才入學，他本無心學業，甚至要留班，但卻對那些從被炸毀的學校的瓦礫堆中拾回來的圖書，很有興趣閱讀，樂在其中，自此一直與書為伴。

他在小學裡是超齡學生，故老師指派他一個重任，就是在宿舍看顧年幼的同學，但小孩太活潑吵鬧了，他便想出藉講故事來維持秩序，把看過的故事講得眉飛色舞，後來他還加入自己構想的故事，他會以小朋友日常生活為題，小孩聽得歡喜，聽得入神，漸漸他成了「孩子王」，後來寫了許多故事，還出版成書，很多小讀者都愛讀他的書。

這個孩子王最愛玩，生活上即使面對戰爭、死亡、孤獨、窮困……他仍一貫樂觀，他和窮孩子玩跳飛機、十字鏢豆腐、抽陀螺、彈荷蘭水蓋等遊戲，他樂天善良的性格令他廣結朋友，好友形容他是「快樂的叉燒包」，熱呼呼，胖嘟嘟，大人小孩都愛親近他。他後來成立出版社，志在出版優良童書，並鼓勵文壇新進，為他們出書，他凝聚文友，結合力量推動兒童及青少年文學閱讀及創作，為香港文學園地播下許多美好的種子，留下精彩的圖書寶藏。

大詩人何達曾為兒童寫過不少故事和詩歌，獲益出版的《喜愛兒童的果樹》（見圖），收錄了他14首童詩及一些故事，他幻化為小魚、小鳥、小船長，用孩童的眼睛看大自然；作品中有一棵特別的果樹，兒童在它的護蔭之下，想像力得以暢狂奔馳。他擁有童心和一支妙筆，能把小朋友身邊平平無奇的東西，變得新奇有趣，把普通的事物用新的角度來寫，例如會由心靈來操縱的原子鞋，會阻攔小朋友過年的奇怪老公公，會飛的豬，由火星打來的電話，有神奇魔力的畫筆，會用鐵絲弄成一把鑰匙的猴子，會長出只有小孩才看得見、摘得到果子的奇樹……這是多麼有趣的構思啊！小讀者會從活潑吸引的故事情節中，走進何達美妙的想像天地。

也許何達就是這棵神奇的果樹，不然怎樣把這多彩的童真世界呈現出來呢？何達和「孩子王」何紫，兩人雖俱已逝世多年，但在我們心中仍是那麼熱心、笑嘻嘻地為孩子講故事；懷念他們，就走進他倆筆下的想像天地好了。



多餘的眼睛

作惡的人擔心自己的醜惡被目光暴露，所以總是想方設法，把眼睛遮蓋起來。平常最常見的方法是戴副墨鏡，拉低帽沿，讓眼睛隱藏在黑暗之中，不易被人察覺；同時又可裝扮臉面，增加威風，收一箭雙鵰之效。這也就是為什麼電影空耗那些陰險狡詐的特務，喪盡天良的漢奸，出賣同志的叛徒……儘管雙目完好，也常要戴一副大墨鏡，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了。

再有一些人，常常不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睛，把眼睛的主要功能——看書學習、觀察事物、分辨是非、鑒別真假等投閒置散，把大好光陰虛擲空耗，終至事業無成，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對此，孟子早就說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也。」而美國盲人作家海倫·凱勒說得更為深刻。這位有「20世紀奇跡」之稱的美國盲人作家曾對她能眼能看的人卻什麼也不肯看大為驚異。她說：「我們有眼睛的人所看見的東西，還不如我這個瞎子用手指頭『看』到的多。」有人在樹林子裡散步幾個鐘頭回來，竟什麼也沒有看見，使她幾乎不能相信。她試過問幾位做丈夫的人，問他們太太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竟沒有一個人能明確地回答出來。這荒唐的現實，給了她一個一些人眼睛卻視而不見的鐵證。因此她認為：「人人都有足以明察秋毫之末的視力，卻不肯用來觀察事物，這就是白生了眼睛，浪費了光明。」這樣的眼睛，說得苛刻些，豈不也是多餘？

以上種種情形，儘管眼睛都被視為多餘，但它卻並非真的多餘。相反，它卻更好地反映出各種不同的襟懷、不同的情操、不同的識見、不同的人格。換句話說，人們對眼睛的態度，也折射出其不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這，進一步說明了眼睛的重要——儘管有時它也會被忽視。

一個叫做「我」的主角。而且，這個「我」既是鏡頭裡的主角，又是即將呈現內容的設計師。因此，這種生活帶有偽裝性，無非是要凸顯「我」罷了。所以自己親手執鏡太過癮。即便某時必須要找一個拍攝幫手，他也僅被定義為一個完全沒有靈魂的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私人佔據了動態視覺藝術之後，作為掌鏡的他人不再主動，而是被動的。

既然錄影邏輯的中心是「我」，所以最棒的Vlog應當是那些自我記錄和自我創作的視頻，這些視頻最能肯定自我的才華，其次才是那些流行的跟風者，最次當然就是觀眾了。不過，假若我們回到事物自然發展的過程，也許這個順序需要顛倒過來。觀眾變得最重要，正是他們鼓勵了跟風式的流行，讓創作者去學習技能，跟風賊才開始想要真正記錄自己的生活。個人的也便是群體的。

所以Vlog的個人性和公眾性是陳舊的，來自於私人錄影和私人錄影的電視徵用。但它又是全新的，二者早已合一。從無意識中來，到覺悟的自我中去。並且，始終深陷大眾之中。這便是只屬於新人的表達嗎？一種個人與公眾的絕對重疊，又是一種個人與公眾的絕對分離？